

银发生活

退休后写诗自得其乐

■晚报记者 徐松 整理

“60岁，从党的工作上，我退休了；但是，作为中华诗词名县的写诗人，我还是个‘小学生’，刚刚起步。”12月4日，郸城县60岁的冀国良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便积极争取，加入了中华诗词名县郸城县诗词学会。

冀国良1969年4月参军，同年11月入党。农民出身，农村基层干部，后在淮阳师范政工组，郸城县卫生局、司法局、交通局任职，2011年1月退任。老人显得很健谈，提起他的创作经历，侃侃而谈。其实，在平日的学习中，他就喜欢写诗，但那是“自学成才”。

冀国良说：2009年5月，我

看到县诗词学会何心昌主任《夕阳放歌》诗集出版后，很受启发，想到自己也有一些“诗”，也想拿出来让名家指导一下。诗友知道后让我整理一下他看看。这哪是诗啊？叫打油吧，不像；叫顺口溜吧，不顺。经诗友改后，我叫它《顺口集》。为了学诗词我结识了焦红鹰老师，去年初我把他请到家

他介绍说：练有两层意思，一是练写作，二是练句。我以《诗词曲创作三十讲》为教材。按照要求创作，做到了构思活、选题准、立意新、主题明。在创作中，没有任何框框，把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可作为题材写。也就是看到啥写啥，想写啥写啥，题宽面广好下笔。有关“三农”诗词就写了几百首，例如：《新农村》：政策惠农百业兴，新农村建正提升；下乡商品惠农耕，农业产量成倍升；乡村企业快速增，城乡一体路贯通。种地农家免税金，农合医病健强身；摩托宝马进家门，旧舍茅屋新面孔，小楼别墅院高深。

他说，郸城是我的故乡，处在一个美好和谐的太平盛世，我

要为时代歌唱。农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要为家乡歌唱。写三农的诗词，只有让农民读得懂，作品才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大家要写郸城，写三农，写我们的新时代。几年来，我在词的创作中有体会、有收获、有不足。我就是一名小学生，有待继续努力！

从退休至今，冀国良就收集整理诗集10多本，有《顺口集》《田园新歌》《万水千山》和《人在红尘》等，选入诗词曲千余首。其中有十多首诗词在全国诗词大赛中分获一等奖、金奖、三等奖。他还荣获了“中华诗词特殊贡献奖”“当代诗词终身成就提名奖”呢。

他说，退休后写诗创作，自得其乐，为生活增添了乐趣。

难忘的一件事

■侯钦民

一件尘封了多年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高个，面色黝黑，因为满嘴牙齿的脱落，两腮凹了下去，颧骨就像两块露出水面的石头凸了出来，说起话来吐字不清。他就是王老面，真名我可是真的忘记了。当时因为他年龄大，就在我们公社看大门。

年龄虽然大，但他的思想却是积极的；要求恢复他的党籍。对于有这种思想的老同志，组织部门不是没有考虑，但始终没有获得批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也由此我愧疚至今。这样一位老同志，有这种思想，积极向组织靠拢，为什么不可以恢复人家的党籍呢？而且在一次过年的时候，王老面掂着一小兜绿豆丸子（大概有二两）专门到我家打听恢复他党籍的信息。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傍晚，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对于王老面这个举动，我真是感动得不知所措了：我有什么能力呢？我给他

那时，我是公社文化站站长，领导认为我能写点东西，便安排我和乡党委秘书一起去调查王老面的历史问题材料，以恢复他的党籍。王老面是邻县的，外调是需要介绍信的，领导便安排我去县委组织部开个介绍信。

可当我屁颠屁颠地跑到组织部门，找到我自认为熟悉的老乡，兴奋地说：“X干事，领导让我来找你，请你给开个介绍信哩！”

公社领导让我和党委秘书一起到外地调查一个老同志的材料，且是恢复一个老同志的党籍问题，确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所以，我炫耀的心情溢于言表。

但X干事一脸不悦，说：“开啥介绍信？”

我重复了一句：“咱公社看大门的王老面你又认识，想恢复党籍哩，领导让我和咱公社党委秘书一起去他老家调查他过去的情况！”

X干事说：“你不是党员怎么可以调查人家恢复党籍的材料？”

我一听傻了眼，当时我真不知道组织部门有这个规定。我脸一红说：“作部长（曾任过该公社的党委书记、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了解情况，是他让我找你开介绍信的！”他听后，愣了一会便开了口。他开介绍信后又自言自语地说一句：“不是党员怎么可以外调呢？更何况是恢复党籍的问题材料？”

对于这句话，我至今耿耿于怀。现在想想自己也释然了，因为人家所说所做的都是按组织部门纪律规定进行的。但是，对于王老面我一直感到无言以对！

对于王老面入党一事，我跟党委秘书调查后，写了调查报告递交到了县纪检会。材料中叙述，开除王老面党籍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在该同志思想进步，积极向组织靠拢，建议恢复党籍。材料报后，我曾去有关部门询问过几次，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近日我又通过组织问了一下，所说所解，都是因为历史原因。只是，现在再提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如今王老面已做古多年！

朝花夕拾

家长里短

母爱如灯

■尚纯江

傍晚，当夕阳最后一抹云彩散去，街头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依次亮起，小城变成了灯的世界，灯的海洋。不知怎的，每当漫步街头，我便想起家乡的灯火。

上世纪80年代前，农村没有电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成了父母纺花织布、做针线活以及学生们读书写字的必备之物。煤油灯的制作方法很简单：一个空墨水瓶，一小块薄铁皮砸成直径约半厘米的圆筒状灯杆，串上棉线灯芯，一个圆形铁片做成灯盖，再将瓶里灌入廉价的煤油，一盏能够照亮农村孩子人生历程的煤油灯就诞生了。那时，我们把它叫做洋油灯。在煤油灯下读书，第二天一准会咳出一大口黑色的浓痰来。

那时，上好的煤油灯，叫美孚灯，又叫罩子灯。罩子灯下面有一个玻璃灯座，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旋钮，可以调节灯芯的高度，一个俗称“蛤蟆嘴”的金属物紧扣在灯芯上，最上面是一个圆筒状的玻璃灯罩。这样的灯比起我们土法制作的煤油灯来，异常明亮。谁拥有这样的一盏灯，便觉得格外自豪。不过，那时罩子灯大多是新娘子的陪嫁之物进入家庭的。像我家一拉溜五六六个破小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是不敢有此奢望的。那时，即使用墨水瓶制作的土煤油灯，灯里也是常常缺油的。所以，我在那摇曳的煤油灯光下读书时，耳边常常回响着纺车的“嗡嗡”声。母亲用一双充满沧桑的手在如豆的灯光里牵拉出岁月，描绘着希望。母亲说，等你上了高中，就不用

在我的学费以及身上的衣服大都是靠母亲在那盏荧荧如豆的灯光下纺花织布所换来的钱供应的。母亲50岁不到，就已满头白发，而且早早地就驼了背。

母爱如灯。多年来，孱弱的母亲像那盏羸弱的煤油灯一样一直在我人生的路途

在人们殷切的期盼里，电线杆一根根地立了起来，到了村头，到了家门口，我村家家安装了电灯。很快，电就成了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

不幸的是，我家安上电灯不久，母亲就离我们而去。但是，母亲像那盏煤油灯一样仍然照亮着我前进的每一段路程。

生活一景

传统理发手艺渐行渐远的乡村风景



理发师都是老年人。



理发前的准备工作。



接受这种理发方式的也是一些老年人。

健康歌谣

1. 贪吃贪睡，添病减岁。生活有度，人生添寿。吃饭有度，不胖不瘦。

2. 忧愁、焦虑和悲观，使人体弱多病；豁达、喜悦和乐观，使人健康长寿。

3. 心理健康是智慧的源泉；身体健康是幸福的保障。